

20141017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(逐字稿，簡校版)

佛隱實施權降尊就卑  
四子自告白畏大樂小  
迷實滯於權不受大乘  
佛慈施大教隨根施大

佛陀的慈悲，為了要教育眾生，就是這樣的耐心，這樣的愛心。佛陀隱實施權，他將他所覺悟的那個境界，所體會瞭解的大道理，他將它暫時隱起來。隨順眾生的根機，就是這樣來教育我們，這種降尊就卑，這個精神實在是讓我們感動。佛陀覺悟之後，他可以這樣享受，體會大道理那個心境與天體宇宙合一，他可以這樣逍遙自在，何苦走入人群？跟人群、比丘眾，過同樣的生活，這就是佛陀的偉大。愛護眾生，就像是疼惜一個孩子，對孩子這分的愛護倍加，世間慈父就是這樣。

他對每一個弟子都是用平等的方法，隨他的根機，投給他的教法。看看，我們從〈信解品〉開始，四位僧團中的領導者，四位大尊者，由須菩提領導，有四位走出來，向著佛陀懺悔，表白了他們的心，過去所聽法，所瞭解，那種的心態。以為自己知道，「四諦法」，人間苦不堪，人跟人的中間，這種愛恨情仇，糾纏不清，生生世世，加上了生老病死，真苦啊！所以沒有想要再在來人間，把這個道理，就這樣一直一直就是放在他的內心，每天的生活獨善其身，要如何要斷除煩惱，要如何不再跟眾生糾纏不清，所以守在獨善其身。雖然佛陀觀機逗教，中間也是有為菩薩講法。不過他們對行菩薩道一點都不動心，還是守在他的樂小法。因為他們畏大，怕啦。害怕行菩薩道，就要走入人群，唉啊，不要，怕啊。所以他們還是守在自己，如何可以了斷生死，再也不要來人間交結了。這是他們四位同時向佛陀自我表白，表達自己的心聲。

但是看到舍利弗，智慧第一，已經受到佛陀的授記，體解了佛的心懷，瞭解了佛陀所教育的，無不都是要發大心、立大願行菩薩道。因為舍利弗了解，發心了，佛陀為他授記。所以這四位他們也開始，舍利弗都可以受佛為他授記，這種的發心立願，在修行的過程中是必然。現在瞭解了，修行守在獨善其身只是過程而已。真正佛陀要教育的，是發大心、立大願，一定要。所以，因為這樣，他們表白了他們的心思，「過去我就是這樣，畏大樂小，對廣度眾生，我怕，我只想要獨善其身。這是我過去就是這樣，就是『迷實滯於權』，原來佛陀所說

的一乘實法，教菩薩道。但是我們全都沒有，就是迷了，自己自我迷，不懂好好來接受。」迷，迷在哪裡？就是在「權」，自己停滯，以為這樣就好了，就自己停滯在這小教，獨善其身。所以他們自己白白說，「迷實滯於權」，對一乘實法蒙住了，自己遮蓋起來，自己想「我這樣就好」，所以停滯在這個權教裏面。所以「不受大法」，自己不肯去接受，真實一乘實法，沒有去接受。

幸好佛陀就是這樣的耐心，四十多年了，佛陀從年輕的時代，同樣弟子那個時候也是壯年的時代，就是這樣聽法，佛陀不厭其煩這樣的教法。佛陀的慈悲，所以「佛慈施大教」，佛陀還是隨眾生的根機，這樣普被所有的眾生，聽懂的法。大根大機，他就用大乘法，適應他們的根機。他們有辦法接受，可以發揮，伸展他們的愛心，佛陀就施以大教。若是中根中機，佛陀就給他可以接受的法，那就是緣覺、辟支佛。若是初入門，根機較小，初初入門，佛陀從他的聲音，看他們的根機，傳達給他們可以瞭解的法。所以「隨根施大」，最重要就是讓人人有辦法接受到的法，這叫做「隨根施大」。

佛陀的愛，是愛大地一切眾生，需要人人為人間，為大地付出。是啊！最近看到澳洲回來的訊息，才知道，原來他們不只是愛人而已，現在也普遍去愛大地。這是在澳洲，離我們慈濟人所住，將近三百多公里那麼遙遠的地方（雪梨以西約三百公里外小鎮坡若瓦），有一大片很大片土地。四十多位的慈濟人，其中也不少慈青，慈青跟師姑、師伯這樣四十多人搭一臺遊覽車，浩浩蕩蕩到三百多公里的地方，一片大農場。那片的大農田，他們車到達時，一望無際，紅紅的土，白白的地面，有紅紅的，有白白的土，這樣看過去很大片。

他們到底來這要做什麼呢？原來是人的貪欲。這個地方過去一百多年前，是森林、樹木參天，整片都是森林。為了人的欲念，他們就把這些樹木砍掉，全部樹木都把它毀掉，做什麼呢？種草，養羊、養牛，這樣一百多年來，變成種牧草，養羊牛。這幾年來，十幾年了，一直一直都是乾旱。在那片土地上，草生不起來，羊群就是在那個地方，一直吃草，吃到沒草可吃，連草的根都把它掘出來，啃食掉。所以連草根都沒有了。

回想過去，也是十幾年前，那個時候，我們有一次也是救濟人，同時，他們的生機從哪裡來？他們的生機就是從養羊，但是他們的羊，已經沒得吃了，人的生活都沒辦法生活。所以那些受飢餓的人要求慈濟人，除了我，人肚子餓之外，我們所要依靠的生活來源，是這

些羊有奶可以供應。牧場養羊就是擠羊奶，這些羊要能活下去，我們才有生機。還記得那個時候，慈濟人就去供應他們牧草。看到他們用車載著，就這樣一大片的土地，一直撒，一直撒，那些羊，就跟著車撒下去的牧草，整群就跟著爭吃牧草。這是幾十年前有過這樣，我就說：「這不是辦法，一直乾旱，你一直供應這些羊，只吃這些乾草不是辦法，要怎麼樣輔導人，不要再養羊了，(養)整群的羊，又不下雨，若是有一下點雨，大地有些滋潤，但草還沒長大，又被羊吃掉了。應該要輔導，不要再繼續養羊了，要趕緊再種樹，恢復一百多年前的大樹，水果樹也可以啊！」這是在十幾年前，我對他們這樣說。

五六年開始，慈濟人開始就想，跟農場的主人，這一大片土地的主人溝通。現在羊都斷種了，但是土地上一片的乾，又鹽化了。若下雨，下一次雨，土地上面不是生草，是鹽浮在土地上，所以土地變得如鹽的地一樣，跟他們溝通，是不是為他們種樹？所以五、六年開始，慈濟人每年的四月，就會去幫他們種樹。今年，真的是乾旱，這個期間都沒有雨水，沒辦法種樹，一直到最近，他們有了雨水，去種抗鹽性的植物。所以一天的時間，他們整群人浩浩蕩蕩的去，晚了，過夜，隔天一大早就開始去幫忙種，有的墾地，有的人種，這樣種了二千多棵。也看到去年種的樹，已經慢慢長大了。農場主人站在去年、前年種的樹旁，「這就是慈濟人去年、前年同樣這樣，小小的樹苗，將它種起來了。期待明年慈濟人能再來幫忙，慈濟人也與他們有約。年年，不管是四月、九月、十月，只要有雨水的時候，就來種樹。

大地，是我們人住的，要依靠大地來生活。但這片土地，過去樹木參天，很茂盛的樹林，現在看過去已經是一片赤地與鹽地。這一切都是人為，現在慈濟人要將抗鹽性的樹木再重回去，但願幾年之後，這裡就是一片綠林。這也是人所造，「一切唯心造」，破壞土地是人，要如何保養土地，能讓大樹生根，樹木能繁榮。這也是人啊！這是佛陀所教育。那一群的慈濟人常常聽，除了愛人，也愛憐土地，做一大地的農夫，他們也做到了。看到他們這樣一大群人在那地方照相，很高興，完成了將近三千多棵的樹苗，他們也是讓人很感動。所以佛陀的教育，希望人人能對人、對大地、對事、對物，真的要開闊我們的愛心，不只是獨善其身。獨善其身，別人在傷害土地，不只是一個人自己，這樣失我們的大地會被傷害，人也活不下去。所以不管是人類、大地，無不都是我們要展開大心，來疼惜天下，人、事、物，都要用愛心來看待，這是佛陀他對我們的教育。

當然，不是只有人，佛經裏面的阿育王，也是疼惜菩提樹，當然這是另外一故事。這是佛陀入滅後，百年以後的故事。當然，我們現在最急的是現在，大地應該要好好疼惜。愛的力量，佛陀長者接近了貧窮子，同時用種種方法去接近、去輔導他，教他如何工作。這是長者，這間大房子，豪宅的長者，他的孩子迷失出去了，很不容易，父親還認得孩子，所以趕緊用盡辦法，方便法，將孩子帶回來，還不能表白「你是我的親生子」，還沒辦法這樣表白出來。開始時，將他認來當義子。

經文：「爾時窮子，雖欣此遇，猶故自謂，客作賤人，由是之故，於二十年中，常令除糞。」

這是這位長者接近他的孩子，看到孩子沒有壞的習氣，也是很認真做事，而且也沒有怨言。不過，還是守在這樣，還沒有展開他的大志，還沒立他的大志，沒有企圖，想說，「我要賺多一點錢，儲蓄多一點錢」，沒有。還是一樣每天這樣生活、天天這樣工作，顧肚子能吃饱，這樣就好了。我們前面有說過了，就是還未立大志，所以才「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」，二十年間一直都是做這樣的工作。

「二十年中」大家應該已記得了，昨天說過了，十二年「阿含」、八年「方等」。到「方等時」，那就是大小乘開始兼施。過去「四諦法」、「十二因緣」、「三十七助道品」，在「阿含」中，講因緣果報等等。用十二年的時間，慢慢才開始轉機，就是這些人應該要給他們「方等」的法，要將他轉入大乘。所以「方等」的法，就是大小乘的交界。所以在「阿含」十二年，「方等」八年，這樣加起來是在二十年間。在那地方徘徊，就是一種譬喻，也是須菩提自己的表白，過去二十年間，就是這樣過來。

慢慢佛陀再說《般若經》，《般若經》這二十二年間，須菩提體會很深，你們若在誦《金剛經》時，是以須菩提為主，為當機。佛陀就是(呼喚)須菩提，不斷這樣一直說，以須菩提(為當機者)，他能對機。在《般若經》，空，「諸法皆空」。須菩提是「解空第一」，瞭解了空的道理，凡事都全是合成的，因緣果報都是合成的，這些因緣果報若將它分離，道理就又歸零。這種善惡的道理，就是人去招感才有這「苦」、「集」，集了種種的因緣，製造很多人間的苦相。須菩提很有同感，瞭解了，所以稱為「解空第一」。

接下來這文再說

經文：「過是已後，心相體信，入出無難，然其所止，猶在本處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過是已後，心相體信」；此時在佛說阿含經之後，因見一切聞法者，已得到決定信心，於是見機堪受，方等大小乘並說。

這是須菩提這樣表達，二十年過了之後，「心相體信」。那就是他對《般若經》，「般若部」他很投入，瞭解一切道理都是空，「真理」、「真諦」，沒有體相，總是人的心。人心與外面的境界去交感，起了那分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這樣去惹來很多貪念，貪無止盡。貪欲如大海，永遠就是吞不盡的欲念。吞不到時就瞋，煩惱就起了，這種永無止境的癡，癡念。一生有多久呢？欲門一開，製造很多煩惱。這種的癡念一直沈迷下去，心，對人與人之間就有懷疑，對法無法證實接受，這是在「疑」。這「疑」，有了疑就難以有信心，信要入心來就難了。這就是人生。除了疑以外，「慢」，驕慢。因為貢高驕慢，以為我瞭解很多，我得的很多，天下一統，沒有道理我不懂，天下所有的物質，我看得到的都是我要統一，這全都是人心。

古人一句話曾說「(人心不足)蛇吞象」，人的欲念大。如蛇，還想吞那只大象，真的是很辛苦的人間。這種貢高驕慢，如那條蛇對大象，牠還覺得要將它吞下去，這就是貢高驕慢。也是人的心病，看不得別人好，所以就有這五種的心病浮現出來，這就是心對法有迷。但是佛陀領導這僧團，雖然從小乘法的過程，這樣慢慢引導。引導到讓他們瞭解，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現在接下來那就「般若」了。要讓大家解空，瞭解空的道理，一項一項，就如芭蕉樹、香蕉樹。香蕉若割下來，香蕉樹你一層一層剝，剝完就沒了，不像樹有根，它有「櫟」(編按：花、樹等植株的主體)很扎實。香蕉若生過之後，一層一層剝，剝完就沒了。

《般若經》就像這樣向我們教育，你現在有什麼，其實因緣會合，有福的就是受福報。福若享盡，就像在剝香蕉樹一樣，一切歸空。同樣的道理，慢慢地用種種世間的物資來譬喻，也用很多法，與這名相來譬喻我們的心相。所以世間的形體，人的心體—心，用外面的形體來種種譬喻。瞭解了，出入無礙。因為須菩提對這些道理都瞭解了，但是還無法發大心，這是他的過去。所以經文裏，我們來解釋，「過是已後，心相體信」。在佛說《阿含經》之後，因為看到一切，這些眾生，就是他在領導的僧團，聽法的人，這樣已經得到「決

定信」。應該大家的信心都已經定下來了，確定了大家對「阿含」的道理，都已經信了。很瞭解，法信入心，應該大家都差不多了。這是在十二年間「阿含時」，看到大家已經對「阿含」的法已經信了，大家心定下來，也有信心了。

所以「見機」，看見這根機成熟，能夠「堪受」，能堪得接受，接受「方等」，這《方等經》就是大小乘並說。佛陀講「方等」，大乘小乘開始用試探性，「這些小根機的人，我開始說大乘法」，這樣八年的時間，所以「方等」是大小乘並說。

**\*觀機說教中，貶抑小乘，褒贊大乘，以引起鈍根者恥小慕大，促其進趣大法，今為菩薩說大乘法，亦必不虛，心相體信。**

觀機說教，在觀機說教中，佛陀開始「貶抑小乘」，開始排斥小乘，要跟大家說：「你怎麼能獨善其身？我說這麼多法，應該要把心開闊。」褒揚大乘。那是褒贊，很讚歎，很褒揚讚歎大乘法，讚歎很多菩薩發心為人群付出。說了過去過去，有多少人修行的過程中，就是這樣願意為人群付出。這樣在褒揚讚歎大乘，開始鞭策守護自己獨善其身的人，開始要引導人人。這些鈍根的人，無論怎麼教，就是只要守在自己，不希望去利益他人。開始引起了「鈍根者，恥小慕大」，過去我怎會這樣，只是獨善其身，過去我怎不會兼利他人呢？很不好意思。所以讓這些小乘的人，他們能知道，小乘只顧自己，愛惜自己，不知要愛惜別人，這是自己很(羞)恥，很不好意思。所以現在開始「恥小慕大」了。「不對了，我以前只是獨善其身，我這時候要來開始來學如何兼利他人。」「促其進趣大法。」開始佛陀教育，勉勵大家要離開小乘的觀念，獨善其身的觀念要離開。現在要向前前進，要趣大法，要好好來接受大法。「今為菩薩說大乘法」，現在是《法華經》時，現在是為菩薩說大乘法，這是真實不虛，叫做「心相體信」，讓大家身心徹底能信解。

**\*蓋由前鹿苑中說小乘法，二乘之人，得少為足，便謂究竟，故假以維摩居士以呵斥教之，使其恥小慕大，是名方等時。**

這就是說前面鹿野苑中，佛陀初成佛，他隱大，隱實降尊就卑，就是隱實開始施權。施權就是從鹿野苑中開始，說小乘法。「二乘之人」是聲聞、緣覺。「得少為足」，他們這樣聽到這些法就很高興了，覺得這樣就很滿足了。能聽到這樣，瞭解人間苦難偏多，人與人之間煩惱很多，生死病痛，這都是很辛苦的事情。能聽到這樣的法，去掉

煩惱，我就不會再來生，人間輪回，就不用再人間輪回了，受這麼多，人與人的苦，與大自然法則，生老病死苦，這些苦我全都不要。所以大家「得少為足」，「只要道理全都瞭解，煩惱去除，我就不會再來了，這些是小乘法的人，所以「得小為足」。

「便謂究竟」，以為這樣就是究竟了，這樣法就全都懂了，以為是這樣。所以，「假以維摩居士」，維摩詰居士。他是接受大乘法，佛陀的教法，他是完全接受是大乘法，所以他的見解與佛陀僧團的見解不同。還記得嗎？維摩詰居士，有一回他示疾，就是展示他已生病了（注：〈方便品〉維摩居士以種種方便化益眾生，且以方便而現疾於毘耶離城）。釋迦牟尼佛就派他的弟子，「你們誰替我去探病一下」，連舍利弗都不敢，僧團沒有一個人敢去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去到那地方，維摩詰居士一定會向他們說教，就會完全鞭策他們，守在小法中。一定維摩詰居士會鞭策小乘法，所以佛陀，他希望舍利弗或者是其他的人（去探病），大家全都怕，聽到維摩詰居士大家都怕。

後來，佛陀就請文殊菩薩，文殊菩薩帶著僧團去。大家認為：只要有文殊菩薩，大家應該有好的法可聽，所以這僧團就與文殊菩薩一起去了。果然，一場菩薩對菩薩，那種大機相對。這就是佛陀的智慧，自己要說大法，大家不一定願意接受。讓他們菩薩對菩薩，這樣來間接教育，讓大家能呵斥小乘法，使大家瞭解，獨善其身太自私了。所以「恥小慕大」，對自己很不好意思，開始欣慕這種行大乘法的人，他們這樣互相對答，那心的開闊，他們已經聽到了。這是在「方等」那個時間所說的法，也是《維摩詰經》中，他鞭策小乘，褒揚大乘法。所以這叫做「心相體信」。有時，光是師父說的，每天都這樣說。慈濟人做得有多好，其實去聽外面的人說，「我做到這樣的程度，我們是這樣這樣，我過去是如何的人生，如何轉迷為悟。」別人可以轉迷為悟，我們不能轉迷為悟嗎？這跟這樣的意思一樣。

**\*「心相體信」：喻識達生空，二空之一，又曰我空，亦曰人空。眾生為五蘊假和合，無實體之眾生，謂之生空。得證解脫。**

這「心相體信」，譬喻「識達生空，二空之一」，這「空」啊，空的道理，開始從「方等」一直到「般若」，所說的這種空理。「我空」，也是「人空」，我這身體也是空。昨天的「我」，今天的「我」，剛才進來的「我」，現在將要下去的「我」，到底哪一個時間，才是真正的「我」呢？我們新陳代謝，這個身體，隨日，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，什麼時候，有哪一個是「我」呢？天下眾生都是一樣。剛剛出來時，天暗

暗的，現在看到外面天亮了。到底暗的是地球上面的境界，或者是亮的時，是地球上面的境界？無不都是在「蘊」中。這個五蘊假和合，無不都是那個「蘊」，「蘊」就是很微細行動，所以無不是都在蘊裏面。這真的是假和合，不管論人、事、物等等，無實體的眾生，都是假和合，沒有一實體的眾生。所以「謂之生空」。我們生來到人間，到底「你」是真的嗎？「我」是真的嗎？沒有一個是真的，因為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。所以能夠解，能瞭解，這樣叫「出入無難」，這些道理都瞭解了，出入就無難，瞭解之後，我可以接受，人間是這樣，不用計較。

### 經文簡釋：

**「入出無難」；喻自他俱利。以已得一日之價，真實不虛，入為自利，出為利他，無有疑難，故曰入出無難。**

「入出無難」，譬喻「自他俱利」。我自己也能修，我也能教導別人修。「已得一日之價」，就是我今天有這樣修行，我今天有這樣聽法，我全都瞭解了，這種法入心，這是真實不虛的法。所以「入為自利」，這個法聽來，我瞭解，我體悟了，「出為利他」。我瞭解之後，這道理我很踏實瞭解，我還去跟向別人講，所以這叫做「出入無難」（入出無難）。

### 經文簡釋：

**「然其所止，猶在本處」，住生空之理，無度生之心，不希求大果，故曰然其所止，猶在本處。**

「然其所止，猶在本處」。但是守在小乘法的人，知道都知道了，還沒有起自行動。所以「住生空之理」，瞭解這個道理，全都瞭解，「無度生之心」，但是沒有要度生的心。「不希求大果」，就是這樣獨善其身。自己獨覺，自己不希望去付出，這樣故曰「然其所止」。這樣就還在那個地方，知道是知道，但是要入人群我還是有猶豫存在，對自己還是沒有信心。所以在這大小乘法，法，我出入沒困難，但我還是守在這當中。發大心、立大願，法入心之後就要「起自行動」。這就是常跟大家說，瞭解之後，法就要在我們的行動中。所以佛心已心法入心，身體力行菩薩道，這才是真佛教，才是真正修行的人。我們要時時多用心。